

诗味

龙游潏赋

三衢马生

钱江源纳流百川，东出三衢；灵潏水迤迤两岸，进连八婺。柔而至刚，五十里兮湍沦逐浪；缓则壮阔，亿万方兮静潮铺展。江渚横列沧溟，芳洲浮槎巨浸；两江幻化一龙，一激溢觴万年。世事沧桑潏激荡，百代不改初心长；江湖几时归澄澈，青春龙游好风光。

观夫潏为水器，浩浩汤汤。平分龙游，南北决洪；势流衢金，西东茫茫。三衢流韵从此出，文化满庭芳；百里山色自此回，翠岩绝尘寰。鹏飞鹭翔，浪涌湍泛；渔火晨星，梵音佛唱。星罗棋布潏石光荏苒，画龙点睛凤翔洲呈祥。人造树影随波散，放语空静醉他乡；自由之球浮于水，概念书店妙无双。米门勾连山水，潮汐翻滚古今。跨水飞渡，长桥卧波。烟树清风不灰看，空蒙潏滂皆可观。

若夫潏之盛名，济济洋洋。太末古县，姑蔑旧邦；仙霞千里列张，文脉自秦而降。荷花山万载稻作，姜席堰百年潺湲。徐偃王潏水梦魇，龙丘苾莩名贤冠；伯珍箬叶学书，楚壁深沉雅量。刘懿治太末，文心雕龙；宗泽令龙游，渡河悲壮。刘章精进擢定状元，端礼持重宦海名宰。龙游商帮无远弗届，乃浙商之源；儒商交融务实理性，为开放之先。是谓儒风甲于一郡，潏水氤氲文城。

又若潏中未来，悠悠长长。渺弥漫漫，清冽八荒。人文潏水，际会风云；菁莪潏村，葱郁映翠。改革东风卷白雪，奋进长河潏水中。落子两城四区，剑指青年城市；虫革计划裂变新物种，双招双引积蓄强动能。石窟探幽谜，龙天正梳妆。当龙头争上游，发轫于甘霖；龙凤引游子归，肇迹乎湖沼。未来龙游潏，懿范高标杆。

赞曰：

两山罅隙分，潏水妖娆；水脉润流分，龙腾云霄；今朝水泽分，细琢精雕；奔涌进激分，时代赶潮。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马生）

我的老师金永汉

陆绍阳

院入口处的斜坡上，倚着铁栏杆，看完一场电影。我的大学时代大部分精力在办“电影美学会”，每个月编辑一期小报《欣赏与探索》，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套完整小报，这是当时浙江省内高校社团第一份铅印的小报，每一期都是在师大印刷厂排版印刷的。金老师是我们“电影美学会”的顾问，每年电影节后要举行全校性的影评征文比赛，自然少不了由金老师来当评委把关。

临毕业时，我因为要去在舟山普陀平阳浦的浙江水产学院任教，心里很乱。有一天傍晚，我刚从5号楼出来，刚巧遇上从4号楼出来的金老师，就在那棵大夹竹桃边上，光线很暗，金老师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吧。”大学四年中，虽然和系里年轻老师关系都很好，也经常在一起吃饭，但那时年轻老师自己不开伙，一起吃饭也是到学校门口的夫妻店聚餐，还真没有到老师家里吃过饭，去金老师家是第一次。学校老师的宿舍都在南门外邮局边上，金老师炖了一大锅牛肉，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肉，肉炖得很烂，那时候没有高压锅，师母一定是准备了好长时间。我一直忘不了那顿饭，那碗冒着热气的炖牛肉。

7月，我就去浙江水产学院报到了，人生地不熟，母校同学、老师的来信是我最好的安慰。我一直和金老师保持通信联系，金老师鼓励我考回师大读他的研究生，嘱咐我一定要把外语复习好。那时考研不容易，浙师大也是刚刚有招研究生的资格，每个老师只能招一名学生，最后发学位还要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去审核。但我终究还是更喜欢电影，后来跟金老师说了，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心里实在忐忑，生怕辜负了金老师的一片好意，没想到收到金老师的回信，他不但鼓励我去考，而且对我说，万一考不上电影学院的话，就回去考他的研究生。

后来，我还是幸运地考到了北京，和金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一直到1994年我从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工作，才有一次和金老师见面的机会。那是金老师到北京开会，恰好北大中文系有个批评家周末论坛，金老师去听了，回来还有点犹未尽，好像那次主题是讨论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小说就是虚构的艺术，经由虚构达到或实现艺术真实。他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小说不是写现实的，而是写存在。而存在只是一种有可能的现实。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句话从根本上说绝对正确，但艺术并不是从这泉中流出的水，而是用这泉水酿成的酒。水和酒，生活和艺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水能否变成酒，变成什么样的酒，关键就在于一个“酿”字，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它就是作家的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叙述方法、叙事智慧。那天中午我约了浙师大82级的师兄、当时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的陈旭光，请金老师在门口的一家饺子店吃饭，金老师要付钱，我当然不同意，把不多的餐费付了。吃

完饭后，金老师到我在学校南门口的集体宿舍小坐了一会。晚上睡觉前，翻开枕头时，我才发觉金老师把50元钱塞在我的枕头底下。那时候，金老师一定是觉得，我刚参加工作，没有什么钱的缘故。

后来，金老师到北京来的机会多了，因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参与每年的全国小说评奖，每次来时，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一起在他的住处附近聚会，有一大帮浙师大毕业生去看金老师。金老师总是精力旺盛，和大家谈师大，谈文学，谈他的研究课题。

有一年12月浙师大举办电影周时，邀请我回去作讲座，那天车到了培训楼前，金老师早已等在招待所门口了。晚上我作讲座时，金老师作了热情的推介，之后就一直微笑着坐在下面听。每一个同学有一点进步的话，老师是最高兴的。

后来还和金老师有几次意外的相逢。一次是在杭州，我住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门口的综合楼里，有一天中午，听杭州的朋友说，金老师正在杭州开省政协会，当时金老师是省政协的常委，而且他就住在浙大门口的灵峰山庄，离我住的地方就百来米远，实在是太巧了！那时也没有手机，事先也没法约。我赶紧赶了过去，到了金老师住的楼层，金老师的房间门开着，老远就能听到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他的嗓门一直很大。我在门口喊了一声，金老师惊讶地看着我，说：“呀！你怎么来了，居然找到这里来了！”他招呼我进来，然后向屋里的老师热情地介绍我，师徒两人少不了一顿畅谈。

还有一次也是和金老师意外相逢，那是2001年7月，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宁海拍一部电视剧，拍到一半，导演和制片人闹矛盾走了，于是让我临时去救场，我到宁海当晚，听在那里工作的同学张启表说，金老师和中文系的陈耀东老师也在那里给函授生上课。我马上赶到金老师的住处，在金老师住的招待所大堂吧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师徒俩又是痛痛快快地叙了一番日，我似乎总是能够和金老师相遇。

但后来有一次也是突然得知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2003年暑假在杭州，听金老师的研究生张谷风说，金老师生病了，而且刚做完手术，肝叶被切除了一半。我马上约了当时在浙大任教的陈晓云老师去了医院。那时候，金老师刚做完手术在恢复期，但他的精神状态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他自己能够走路，谈话没有什么障碍，一直跟我们讲，他是如何捡回来一条命，医生的技术如何高明。我不敢多打扰他，坐了大约一刻钟，就要告辞，没想到金老师一定要送我们，我不让他送，师母丁老师在边上说，让他送吧，金老师就一直送我俩到医院大门口。经历了那么大的一次手术，金老师不但扛过来了，还没有怎么变化，我心里也宽慰了一些。我知道得了这种病，治愈是不大可能的，只

立秋

王 炜

首诗，有冲天清冽，澄澈高洁。亦有明人沈周题画诗：

江山作话柄，相对坐清秋；如此澄怀地，西湖忆日游。

作家谈正衡在《节气的呢喃与喊叫》中这段也写得颇有滋味——

长夏苦煞，割稻插秧，抢收抢种，泥里来水里去，出汗多，睡觉少，吃饭少胃口，肯定消瘦了身子。立秋这天忙里偷闲称一称体重，与立夏时对比看看到底蚀去多少。村前大树下吊起一杆大秤，有人笑嘻嘻走过去，双手握紧秤钩，坠身收腿，此谓悬秤称人。大约人人都在做一道减法算式吧。好在秋风将起，胃口大开，多打点牙祭，补偿夏天的损失，这就是“贴秋膘”。

很快便找到一个借口——过社日，以肉贴膘，大块朵颐。“秋社”是秋季祭祀土地菩萨的日子。杀鸡宰鸭，用丝网和旋网从塘里打来鱼虾，女人们都来帮厨，满村飘香，男女老幼挤满几张桌。众人一起吃肉，喝酒，直到傍晚“家家扶得醉人归”。

有婴儿和要断奶的孩子人家，趁机做点荷花糕，将柚、糯过比的米磨成粗粉，掺点糖，和水蒸熟，出了抹过比的模子，就是一块块一寸见方的荷花糕。

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此神化之笔，我深信这是一个独坐山间，看过暮色汹涌来到的人能写成的。优秀的福建作家陈春成在他的小说《竹峰寺》里，幻化了这一段——

“我想象黄昏和黑夜的边界，有一条极窄的缝隙，另一个世界的阴风从那里刮过来。坐了几个黄昏，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到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

非常精彩，不逊于冯唐把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化成“春风十里，不如你”，都是令人景仰的高手。一时间就晓得自己文字的粗鄙，这个是天赋，学不来的。

伤春悲秋，本人人感应时令产生的情绪变化，离别贬谪问斩，或者这些就是一回事，都被安置在了秋后。何以消愁，离人心上秋。多少句子都指向了霜天平野阔，执手相看泪眼，但也未竟然，自有贤者顺应，襟怀旷达者。唐人刘禹锡有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极爱这

4 | 浙江日报 | 钱塘江

岁月悠然

金永汉(金汉)老师是我在浙师大中文系上学时的老师,2007年7月26日去世的,距今已经17年了。我时常会想起穿着一身浅色西装,矮矮壮壮的,说着说着就会发出爽朗笑声的老师,总觉得他还站在师大的讲台上,用略带磁性的、标准的普通话给学生上课,甚至还会浮现出他站在师大老电影院的入口处,倚靠在铁栏杆上看电影的情景。

和金老师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7年前,那年我读大三,选修金老师开设的“当代文学史”课。“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大课,一个年级将近100人听课,上课地点在新东大阶梯教室,当时师大最大的教室之一。每次上课,金老师斜靠在讲坛上,能一口气讲完两节课,用的是金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就是后来被很多高校采用的教材《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雏形,他不看讲稿,一切都了然于胸。金老师是青岛人,在南方学校,能够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老师并不多。

记得有一堂课是讲艾青的诗歌,艾青是金华人,加上他胞弟蒋海涛曾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因此艾青研究也是浙师大中文系的传统。金老师在课上说艾青诗歌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强调诗歌创作的形象化,进而追求诗歌创作的绘画美。写诗歌的人怎么追求绘画美,当时听了,就觉得金老师的观点很新颖。其实,现在想起来,金老师后来一再强调艺术首先是艺术史的观念,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清晰的思考。课上印象很深的还有两次,一次是金老师讲他的山东老乡莫言的小说,说有些评论家只看到莫言小说外部形态上的现代派特征,他以为并不算真正读懂和理解莫言,他之所以特别看重莫言,是因为他在把西方重表现的现代派艺术与中国传统的重再现的现实主义艺术结合起来,用最现代派的手法表现最民族化的生活,塑造出了具有深刻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另一次是讲到李锐的集束小说《厚土》,他特别推崇其中的一篇小说,讲一个外乡女子到村里后的遭遇。他说那篇小说是艺术上最完美的篇章之一,环境、情节、人物、语言、结构都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很多年后,我还特地又找来看了一遍,那篇小说名叫《假婚》,确实像金老师当初分析的那样,李锐不仅写了一种生命原始性的消耗,而且在畸形生活中包含着很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

我在上学时,和金老师交集的还不是因为上他的课,主要是因为电影,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社会上掀起一股电影热。我和班里几个喜欢电影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电影美学会”,在工会刘经建老师的支持下,还办起了师大的电影周活动。金老师也喜欢电影,那时候老电影院没有拆,非常大,有40多排座位,大概能够容纳1400人,几乎场场爆满。我经常能看到金老师,有时候金老师来晚了,没有票,他就站在影

艺境

朋友贴出一段话：“时光跌跌撞撞，季节来来往往”，总以为时间很慢，可已然立秋了。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老狼当年歌中所唱，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立”为确认、为初始，伏天尚在，秋已渐侵。古人没有空调，树荫下蒲扇在手，置身自然，更能体察细微变化。立秋一到，虽犹炎热，但风里已有一丝凉意裹挟而来，云水间亦有肃杀气息。

柳宗元名篇《小石潭记》：“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以其语境，想来是秋，翻《永州八记》，开首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里就明言时在九月二十八，已是晚秋。我料换成初伏天的话，柳宗元同志可能会在小石潭中扎个猛子凉快一下，而秋后水中冷冽已生，是不能再游泳的了。

难怪不可久坐，更兼其心思寥落，更应张皇而去了。《小石潭记》通篇写得清寂寂冷，有道家神游，也有惶然落寞，文字运转如此神妙，韵皆在字外，意都在文中。汉字间的韧性、牵连和张力，那种情景和心情之间宏大的更替，那种秩序间的轮转，早已篇古人用尽。

在另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里，关于暮色，他写得无与伦比：“饮觴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

（马生）